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于弦弓毒矢彊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爲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盛衰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六月十日御史

臺奏伏覩今月三日入閤班退後方引對朝貢番使竊覩近制頗失常儀且月華門是宰相兩省近侍官常朝來往之所外國番國朝見不合出此門而又殿廷班序先後退北者列其百辟示彼四夷俾觀多士之羽儀以顯九重之嚴重豈可衆官退後番客方來合自正門直趨丹陛此是向來事例今辰忽有更張竊以方屬中興宜循舊典伏乞宣付中書門下重令參詳永爲定制奉勑宜令太常禮院檢舊例申奏者右太常禮院奏臣謹按開元禮以賓禮待番客有六一番國王來朝二戒番王見日三番王奉見四受番使表及幣五宴番國王六番譏國使從開元定禮之後本朝故事對諸番客又並於內殿引對其殿名曰參殿事在禮賓使客省使不下外諸司見今施行不一今例惟迴鶻番事則正殿引對況迴鶻見居甘州其地猶屬河西道涼州所管每遣使進表幣待以賓禮皇帝御正殿列百官府陳盛儀酌禮沿情事恐太重伏請今後惟諸番客例祇於內殿引對不臨正朝兼免乖越又符故事謹具詳酌如前奉勑四夷來王歷代故事前後各因强弱撫制互有典儀大番須示於威容則於正衙引對小番但推其恩信乃於內殿撫懷憲府奏論禮院詳酌皆徵故事咸有明文正衙威

容未可全廢內殿恩澤且宜常行若遇大番入朝即准舊儀於正殿鋪陳立仗百官排班於正門引入對見四年二月勅沿邊置場買馬不許番部至闕下周廣順三年三月詔禁沿邊州城市兵仗於諸番部　其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可不愼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爲中國患三代獫狁見于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

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没部六曰内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

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于其衆以阿保

機代之五代史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鮮卑之舊地也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前史載之詳矣唐咸通末其王曰錫里濟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啟中其王沁丹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部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寖盛有時入寇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偽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數來寇鈔時劉守光戍平州契丹實里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偽與之和張幄幕于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實里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沁丹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能犯塞及沁丹政衰有別部長耶律安巴堅最推雄勁族帳漸盛遂代沁丹為主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為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為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安巴堅為主乃怙强恃勇不受諸族之代遂自稱國主 五代

會要契丹本鮮卑之種也居遼澤之中潢水之南遼澤去榆關一千一百二十里榆關去幽州七百一十四里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北包冷陘北界松陘山川東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澤饒蒲葦其族木姓大賀氏後分爲八部一曰且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没部六曰内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管縣四十一每部有刺史每縣有令酋一長號契丹王唐制兼松漠府一都督幽州置松漠府長史一人監之其後諸姓不常唐會昌中幽州節度使張仲武表其王屈戍請賜印篆爲奉國契丹之印其八族長皆號曰大人稱刺史内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唐末有耶律安巴堅者恃强好勇不受諸族之代吞倂隣部兵力漸盛嘗與後唐太祖會盟於雲中結爲兄弟其後僭稱帝號以妻舒嚕氏爲皇后燕人韓延徽爲宰相法令嚴明諸部皆畏伏之遼東或志畧東湖種居西僂在潢水南黄龍北得鮮卑故地以爲鮮卑遺種元魏時自號契丹五代末稱太陽契丹其地有二水一曰北乜箇没里華言五河源出中京西南孟山東北流一曰烏羅箇没里華言潢河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至木葉山與玉河合流爲一相

傳初有男子乘白馬浮玉河下一婦人乘小車子浮潢河而下過木葉山顧合流之水遂爲夫婦此其始祖通鑑考異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曰契丹本姓大賀氏後分八族一曰利皆邸二曰乙失活邸三曰實活邸四曰納尾邸五曰頻沒邸六曰內會雞邸七曰集解邸八曰奚嗢邸管縣四十一縣有令八族之長皆號大人稱刺史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莊宗列傳咸通末其王曰習爾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啟中其王曰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部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及欽德政衰阿保機族盛自稱國王天祐二年大寇我雲中太祖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州東城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曰唐室爲賊臣所篡吾以今冬大舉弟助我精騎二萬同收汴洛保機許諾保機既還欽德以國事傳之 歸田錄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累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爲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爲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爲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

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知孰是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阿保機亦不知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略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通鑑注宋白曰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

上源西有鹽池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

通鑑考異賈緯備史武皇會保機故雲州城結以兄弟之好時列兵相去五里使人馬上持杯往來以展酬酢之禮保機喜謂武皇曰我蕃中酋長舊法三年則罷若它日見公復相禮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鎮太原亦有遷移之制但不受代則可何憂罷乎保機由此用其教不受諸族之代趙志忠虜庭雜記云太祖諱億番名阿保謹父諱斡里太祖生而智入部落主愛其雄勇遂退其主阿輦氏歸本部立太祖爲王又云凡立王則衆

部酋長皆集會議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羣牧蕃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諸酋會衆部別選一名爲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爲衆所害又曰有韓知古韓穎康枚王奏事王郁皆中國人共勸太祖不受代

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于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遺晉馬千匹通鑑考異紀年錄太祖以阿保機族黨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阿保機領其部族三十萬至雲州東城帳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爲兄弟旬日而去留男骨都舍利首領沮稟梅爲質約冬初大舉渡河反正會昭宗遇盜而止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

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五代史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于雲中東城大具享禮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之曰唐室爲賊所簒吾欲今冬大舉弟可以精騎二萬同收汴洛安巴堅許之賜與甚厚留馬三千匹以答既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擒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盡禮遣之及梁祖建號安巴堅亦遣使送名馬女樂貂皮等求封冊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長驅精甲徑至新莊爲我翦彼仇讐與爾便行封冊莊宗初嗣世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答其使曰我與

先王爲兒弟兒郎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所寇掠既盡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　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四月遣其首領博果勒美楞等來貢方物至二年二月其主安巴堅又遣使齊勒貢細馬十匹金花鞍轡貂鼠皮裘并冠男口一年十歲名曰蘇女口一年十一歲名曰譬其妻舒嚕氏貢朝霞錦前國王欽德并其大臣皆有貢獻太祖命司農卿渾特右千牛衛將軍郎公遠充使就本國宣諭三年閏八月又遣首領葛蘇來貢方物太祖御文明殿召嘎嚕等五十人張讌賜金帛有差至五年四月又遣使什哩美楞來朝貢　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

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閒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于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爲李嗣源所敗乃解去五代史十三年八月安巴堅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莊宗赴援于代敵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爲衆所迫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于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文進不利乃奔于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周德威率兵三萬以討之敵騎援新州德威爲敵所敗殺傷殆盡契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言五十萬幽薊之北所在敵騎皆滿莊宗遣

明宗與李存審閻寶將兵救幽州遂解其圍語在莊宗紀中　與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初爲晉王天祐十四年二月新州偏將盧文進殺其帥李存矩叛投契丹寇我新州先是州契丹阿保機當武皇時屢盟於雲中面相約束款塞交歡義爲弟兄急難相救彼無侵若至是容納叛臣渝盟犯塞使讓之曰晝野離疆雖有華戎之別惟忠與信不違蠻貊之邦契丹王氣稟貞剛心懷仁義爲天山之貴族處玉塞之雄藩恩加辮髮之鄉威讋控弦之俗往者降情修好款曲通盟各守封疆交陳贄幣錦車使者常馳問遺之書牙帳賢王頗識會同之禮關山無事風馬有歸青塚之路邊罕有射鵰之騎受降城北更無遺鏃之憂永保初終不渝信誓近者盧文進潛圖逆苟避誅夷包蘊惡之情何方可保有一叛夫有君之國皆所不容契丹王未始包藏寧聽誑惑黨一夫之罪惡絕兩國之歡盟縱彼犬羊窺吾亭障徒封中耳難保獸心輒將左衽之徒幸我中原之利見蒐兵甲決戰西樓暫勞車騎之師佇見藁街之首　玉壺清話盧文進范陽人少從軍身長八尺姿貌偉異名振燕薊莊宗遣兵於媯河屢戰獲勝一夕忽敗夜走馬墜澗中纔及水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一郡之黑龍潭絕岸高險深不可測一丈

進知有神助已氣因復振收餘衆會食於野一巨蛇長十餘丈徑至坐所衆皆奔避獨文進不動蛇引首及膝文進以匕筋取食飼之訖蛇蜿蜒方去奔敗之餘物情疑阻舉衆入契丹虜主厚遇使率兵救鎭冀又與莊宗連戰明宗卽位老思南土部曲皆華人復還中國明宗親加宴勞因詔得封大將軍八十二無病卒卒之日星殞于寢大如盃文進嘘赤光丈餘與星相接

契丹比他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隷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横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

者謂之耶律文昌雜錄余嘗見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說昔年使北虜因問耶律蕭姓所起彼人云天皇王問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爲誰耶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將相勳德孰爲優對以蕭何天皇王遂姓律耶氏譯云劉也其後亦錫姓蕭氏歐陽少師作五代史乃曰天皇王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世里世世里譯者謂耶律昔蕭翰爲契丹大族其號阿鉢本無姓氏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不知孰是也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于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通鑑考異虜庭雜記太祖一舉并吞奚國仍立奚人依舊爲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又滅渤海虜其王大諲譔立長子爲渤海東丹王號人皇王自號天皇王始立年號曰天贊國稱大遼於所居大部落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于四樓之間又曰阿保基變家爲國之

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姓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賜后族姓曰蕭氏王族惟與后族同昏其諸部若不奉北主之命不得與二部落通昏　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己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欵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庭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

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
皇后可共取之于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
以爲契丹必爲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爲
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
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于莊宗莊宗自
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于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
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
而沙河氷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
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
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秸在地

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五代史十

八年十月鎮州大將張文禮弒其帥王鎔莊宗討之時定州王處直與文禮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復引契丹爲援十二月安巴堅傾塞入寇攻圍幽州李紹宏以兵城守契丹長驅陷涿郡執刺史李嗣弼進攻易定至新樂渡沙河王郁遣使告急時莊宗在鎮州行營聞前鋒報曰契丹渡沙河軍中咸恐議者請權釋鎮州之圍以避之莊宗曰霸王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國初突厥入寇至于渭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獫狁孔熾自古有之未聞遷移都邑霍去病漢廷將帥猶且志滅匈奴況帝王應運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數年俘二突厥爲衛士今吾以數萬之衆安集山東王德明厮養小人安巴堅生長邊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視蒼生哉爾曹但駕馬同行看吾破敵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諸部愕然緩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敵騎散退時沙河微冰其馬多陷安巴堅退保望都是夜莊宗次定州翼日出戰遇奚長托諾五千騎莊宗親軍千騎與之鬭爲敵所圍外救不及莊宗挺馬奮躍

出入數四酣戰不解李嗣昭聞其急也灑泣而往攻破敵陣掖莊宗而歸時契丹值大雪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者相望于路安巴堅召盧文進以手指天謂之曰天未令我到此乃引衆北去莊宗率精兵騎躡其後每經安巴堅野宿之所布秸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莊宗謂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莊宗至幽州發二百騎偵之皆爲契丹所獲莊宗乃還　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眞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愼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

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令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卽吾兒也昨聞中國禍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旣没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耶阿保機卽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

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于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汝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其為盟誓與我幽州則不復侵爾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

五代史天祐末安巴堅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為城郭宮室

之制于漢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
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
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國人號安巴堅爲天皇王
同光中安巴堅深著闢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踵
其後三年舉其衆討渤海之遼東令托諾盧文進據營
平等州擾我燕薊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書告
哀至西樓邑屬安巴堅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
既至謁見安巴堅延入穹廬安巴堅身長九尺被錦袍
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安巴堅先問曰
聞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
今年四月一日洛陽軍變今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
比爲魏王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既聞內難軍衆離心及
京城無主上下堅冊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
位矣安巴堅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爲兄
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
北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
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謂坤曰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
有難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
也又曰我兒既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吾皇
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部精兵三十萬衆曰一心

堅相推戴遂之則立見禍生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
奈人心何其子托雲在側謂坤曰漢使勿多談因引左
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
義秪如天皇王初領國事豈是强取之耶安巴堅因曰
理當如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
宮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狗就酒嗜色不惜人
民任使不肖致使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斯常憂傾覆一
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兒有事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
犬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未嘗妄舉
我若所爲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從此願以爲戒又
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敵俱有惡心與爾
今天子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萬騎至幽
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爲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
更不復侵入漢界又問漢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九
月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下東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
帛無算皇帝初即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矣安巴堅
忻然曰聞西川有劍閣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
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良馬十萬騎但通人行
處便能去得視劍閣如平地耳安巴堅善漢語謂坤曰
吾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

坤至止三日安巴堅病傷寒一夕大星殞于其帳前俄而卒于扶餘城時天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其妻舒嚕氏自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既而舒嚕氏立其次子德光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

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傷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

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

契丹國志韓延徽幽州人也仕劉守光爲幕府參軍守光與六鎮構怨自稱燕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光置斧質于庭曰敢諫者斬孫鶴力諫守光殺之延徽以幕府之舊且素重之得全守光末年衰困盧龍巡屬皆入于晉遣延徽求援于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于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太后言于太祖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用之太祖召延徽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太祖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王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眞定止于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歸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太祖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

下拊其背曰向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太祖待之甚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于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南牧延徽之力也後太宗援石晉得幽燕會同稱制以延徽兼樞密使同平章事後數年延徽卒于契丹　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五代史明年正月葬安巴堅于木葉山僞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萴剌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晏球于曲陽爲晏球

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禿餒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萴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其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愼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揑列曰列知恩荊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乙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荊刺等唐輙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

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關東臨海北有兎耳覆舟山山皆斗絶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于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己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絶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于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鎭幽州于鹽溝置良鄉縣又于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于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

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撩剌泊出
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
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淸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
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
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于德光德
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
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
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
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
軍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

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契丹國志敬瑭見契丹帝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大戰而勝何也帝曰始我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可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是以長驅而深入我氣方銳乘此擊之是以勝之敬瑭歎服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

楊光遠殺敬瑭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温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嘘欷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安巴堅率所部入寇新城其年七月又率兵東攻渤海國至九月爲鄰部室韋女眞迴鶻所侵十二月又入寇嵐州三年二月復入寇幽州爲王師所敗俘其酋領過達木等其年五月又遣使伊嚕等來貢方物四年正月安巴堅復寇渤海國又遣美棱錫哩已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匹詐脩和好天成元年九月攻渤海國扶餘城下之命其長子托雲爲國主號東丹王其月二十七日安巴堅得疾而殂第二子元帥太子德光嗣立德光本名耀屈之慕中國之名故改爲德光初安巴堅有三子長號人皇王次號元帥太子次曰

安端少君及安巴堅死其妻舒嚕氏令第二子元帥太子安德光勾當兵馬令少子安端少君往渤海國代托雲將立爲嗣而元帥太子素爲部族所敬又其母舒嚕氏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紀年爲天顯元年尋葬其安巴堅于西樓番中地名上謚大聖皇帝其年十月遣使沙古奈來告哀明宗輟其月十九日朝參以禮之其月其平州守將領幽州節度使盧文進率戶口兵馬車帳來降至二年十一月又遣使美梅等二十餘人朝貢兼申和好之意明宗命飛勝指揮使安念德齎錦綺綾羅及金花銀器寶裝酒器等遺之又遺其母舒嚕氏繡被一張并寶裝瓔珞至三年正月復入寇陷平州而去至其年五月定州節度使王都叛命潛相連搆其主德光遣守領圖奈率禡虜數千騎入定州七月又遣首領特哩袞等率七千餘騎來援尋爲行營招討使王晏球等逆戰破之勦戮甚衆餘黨復爲幽州節度使趙德鈞所襲殺獲殆盡擒其首領特哩袞等其月王晏球等又獲契丹絹書二封來進明宗命宣示羣臣莫有識其文字者契丹本無文記唯刻木爲信漢人陷番者以隸書之半就加增減撰爲番書同光之後稍稍有之其年八月幽州部送所獲番將特哩袞已下六百餘人至京師明宗皆赦

之選其尤壯健者立爲契丹直其首領皆賜姓名時言事者以爲契丹悖戾不可置于君側俄而有首領吉趙實自京遁歸奪船過河至深州捕獲斬之至其年閏八月其平州刺史張希崇來降四年三月定州行營招討使王晏球擒圖奈等二十餘人獻於闕下悉命戮之長興元年十一月契丹㨫海東丹王托雲率番官四十餘人馬百四自登州泛海內附明宗御文明殿召對及其部曲慰勞久之賜以衣冠金玉帶鞍馬錦綵器物等托雲進本國印三面宣示宰臣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契丹國東丹王托雲遠泛滄溟來歸王化請賜姓名仍准番官入朝例安排謹按四夷入朝番官有懷德懷化歸德歸化等將軍中郎將名號又本朝賜新羅渤海兩番國王官初自檢校司空至太保今托雲是安巴堅之子請比新羅渤海王例施行勅渤海國王人皇王托雲契丹先收渤海國改爲東丹其托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充懷化軍節度瑞愼等州觀察處置押番落等使二年九月賜姓李名贊華三年五月授滑州節度使爲廢帝所殺王二年其契丹王母舒嚕氏以其子托雲歸國遣使朝貢明宗深慰

納之至三年三月禮賓使梁進德自契丹報聘迴稱其王請放咱喇錫哩還本國咱喇亦定州所獲番將也又謂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其王帳前有大星晝隕聲若雷震其其月又遣使特格喇克察進馬三十匹亦以放葥刺歸國故也五月特格喇克察迴明宗欲放咱剌等令歸大臣爭之未決會幽州節度使趙德鈞上表論奏及易州刺史楊檀皆言不可遣其事乃止仍遣咱古錫里隨其使歸不欲全阻其請也其年七月又遣使都督舒嚕進馬三十匹清泰三年五月晉高祖起義於太原九月官軍集於城下晉乃間道發使召德光爲援是月德光率部落五萬餘騎至太原城下等敗招討使張敬德楊光遠之兵降于晉安大砦　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邧爲蓨縣令劉守文攻破蓨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

子延壽爲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鎭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鎭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于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鎭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鎭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兎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

人聘德光求立己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為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為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五代史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也少以騎射事滄州連帥劉守文守文為弟守光所害遂事守光署為幽州軍校及唐莊宗伐幽州德鈞知其必敗乃遁歸莊宗莊宗善待之賜姓名曰紹斌累歷郡守從平梁遷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明宗即位遂歸本姓始改名德鈞其子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承倚重天成中定州王都反契丹遣特哩袞領精騎五千來援都至唐河為招討使王晏球所敗會霖雨相繼所在泥淖敗兵北走人馬飢疲德鈞于要路

邀之盡獲餘衆擒特哩袞已下首領數十人獻于京師
明年王都平加兼侍中墳之加東北面招討使德鈞奏
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
里又于北閻溝築壘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以備鈔寇
又于幽州東築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爲形勝之要部民
由是稍得樵牧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甚有善政累官
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北平王清泰三年夏晉高祖
起兵于晉陽九月契丹敗張敬達之軍于太原城下唐
末帝詔德鈞以本軍由飛狐路出賊後邀之時德鈞子
延壽爲樞密使唐末帝命帥軍屯上黨德鈞乃以所部
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至鎮州率節度使華温琪同赴征以
行自吳兒峪路趨昭義與延壽會于西唐店十一月以
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以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遣
端明殿學士呂琦齎賜官告兼令犒軍琦從容言天子
委任之意于德鈞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時范延光領
兵二萬軍于遼州德鈞欲并其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唐
末帝諭延光疑其姦謀不從德鈞延壽自潞州引軍至
團栢谷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度末帝不悅謂左
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
亦所甘心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兎俱斃朝廷繼馳書詔

促令進軍德鈞持疑不果乃遣使于契丹厚齎金幣求立以爲帝仍許晉祖長鎭太原契丹主不之許及楊光遠以晉安寨降于契丹德鈞父子自團栢谷南走潞州一行兵北投戈棄甲自相騰踐死者萬計時德鈞有愛將時賓率輕騎東還漁陽其部曲尙千餘人與散亡之卒俱集于潞州是日潞州節度使高行周亦自北還及至府門見德鈞父子在城闉上行周謂曰某與大王鄉人宜以忠言相告城中無斗粟可食請大王速迎車駕自圖安計無取後悔焉德鈞遂與延壽出降契丹高祖至德鈞父子迎謁于馬前高祖不禮之時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于潞州之西郊遂鑠德鈞父子入蕃及見國母舒嚕氏盡以一行財寶及幽州田宅籍而獻之國母謂之曰汝父子自覓天子何耶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田宅何在曰俱在幽州國母曰屬我矣又何獻也天福二年夏德鈞卒于契丹

又延壽本姓劉氏父曰邡常山人也常任蓨令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其邑時德鈞爲偏將獲延壽并其母种氏遂養之爲子延壽姿貌妍柔稍涉書史尤好賓客亦能爲詩及長尙明宗女興平公主初爲汴州司馬明宗即位授汝州刺史歷

河陽宋州節度使入爲上將軍充宣徽使遷樞密使兼鎮徐州及高祖起義于晉陽唐末帝幸懷州委延壽北伐後高祖至潞州延壽與父德鈞俱陷北庭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尋爲樞密使兼政事令天福末契丹既與少帝絶好契丹主委延壽以圖南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乃導誘蕃戎蠶食河朔晉軍既降于中渡戎王命延壽就寨安撫諸軍仍賜龍鳳赭袍使衣之而往謂之曰漢兒兵士皆爾有之爾宜親自慰撫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已下皆迎謁于馬前及契丹入汴時南北降軍數萬皆野次于陳橋契丹主慮其有變欲盡殺之延壽聞之遽請見契丹主曰臣伏見今日已前皇帝百戰千征始收得晉國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爲他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爾何言之過也朕以晉人負義舉國南征五年相殺方得中原豈不自要爲主而爲他人耶卿有何說速奏朕來延壽曰皇帝嘗知吳蜀與晉朝相殺否曰知延壽曰今中原南自安申西及秦鳳沿邊數千里並是兩界守戍之所將來皇帝歸國時又漸及炎蒸若吳蜀二寇交侵中國未知如許大世界教甚兵馬禦捍苟失隄防豈非爲他人取也契丹主曰我弗知也爲之奈何延壽曰臣知上國之兵

當炎暑之時沿吳蜀之境難爲用也未若以陳橋所聚降軍團併別作軍額以備邊防契丹主曰念在壺關失斷陽城時亦曾言議未獲區分致五年相殺此時入手如何更不翦除延壽曰晉軍見在之數如今還似從前盡在河南誠爲不可臣請遷其軍并其家口于鎮定雲朔間以處之每歲差伊分番于河外沿邊防戍斯上策也契丹主忻然曰一取大王商量由是陳橋之衆獲免長平之禍焉延壽在汴久之知契丹主無踐言之意乃遣李崧達語契丹主求立爲皇太子崧不得已言之契丹主曰我于燕王無所愛惜但我皮肉堪與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況他事我聞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豈得爲之也因命與燕王加恩時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擬延壽爲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燕王如故契丹主覽擬狀索筆塗却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之字乃付翰林院草制焉又以其子匡贊爲河中節度使延壽在汴州復娶明宗小女爲繼室先是延州節度使周密爲其子廣娶焉已納財畢親迎有日矣至是延壽奪取之契丹主自汴迴至邢州命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壽下教于諸道稱權知南朝軍國事是歲六月一日爲永

康王烏裕所鎖籍其家財分給諸部尊以延壽入國竟
卒于契丹匡贊歷漢周兩朝累授節鎮及統軍使仕皇
朝歷盧延郴鄜等四鎮焉　太平廣記趙延壽傳偽遼
丞相趙延壽德鈞之子也仕唐爲樞密使淸泰末自太
原陷虜耶律德光用爲偽丞相綜國事晉少主失政延
壽導戎王爲亂凡數年之間盜有中夏實延壽贊成之
力也延壽將家子幼習武畧郎戎之暇時以篇什爲意
亦甚有雅致常在虜庭賦詩曰黃沙風捲　空拋雲動
陰山雪滿郊探水人迴移　帳就射鵰箭落着弓抄烏逢
霜果飢還啄馬渡冰河渴　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
生火折林梢南人聞者往往傳之　契丹使石敬瑭國志趙延壽
相州人也父德鈞唐爲盧龍節度使石敬瑭叛與契丹
合擊張敬達潞王令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
後德鈞密與契丹通許以厚賂云若立已爲帝卽請以
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國契丹以晉安未下欲
許德鈞之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
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方可改
也會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太宗問德鈞
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太祖
命盡數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

國德鈞兒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
太后問鈞日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
后指天日汝從我求兒爲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
日此不可欺也又日吾兒將行我戒之云趙大王若引
兵北向榆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
何不先擊退我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
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官乎德
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所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
州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
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太祖
釋延壽而用之其後會同改元參用漢以延壽爲樞
密使兼政事令太宗遣使如洛陽取晉延壽妻唐國長
公主以歸會同六年以延壽爲盧龍節度使是時晉少
帝初立構怨契丹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太宗擊晉
太宗頗然之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將之委
之經畧中國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嘗指延壽謂晉曰
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會同八年延壽
與其弟延照兵五萬南征過貝州陷之吳巒死所殺且
萬人太宗過澶州屯元城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
節度使封燕王會同十一年延壽進言於太宗陳橋降

卒得免死者二三十萬人先是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鎧仗數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杜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太宗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于太宗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他人取乎太宗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人所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太宗曰朕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太宗曰朕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爲仇讎北向與我戰爭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患乎延壽曰向留晉兵于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吾悉徙其家于恒定雲

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皆得免分遣還營天祿元年太宗初許延壽代晉後負約恨之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太宗崩延壽僞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兀欲鎖之後二年延壽卒于契丹論曰契丹之興當朝柄國率其衆人名曰番漢襍用然漢人無幾矣而名之彰彰尤著者莫如延徽諸人方延徽屈身牧圉微逝律后一言終其身夕陽牛背間耳城郭宮室誰其晝之威服諸蕃誰其翼之太祖之興延徽有力焉礪與延壽自南歸北委質太宗朝痛番臣之橫肆救一陳橋之降卒謂非忠誠天性不可而一困于麻荅之强一失于睥睨之誤豈不重可嗟歟　五代史

翟璋未詳何許人也好勇多力時目爲大蟲卽擬虎之稱也後唐天成初自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平州刺史尋改復州防禦使二年三月遷新州威塞軍兩使留後四年五月正授旄節長興元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入爲右領軍衛上將軍轉左羽林統軍淸泰中復領新州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契丹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于管內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緡山後地貧民不堪命始契丹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

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志遇疾尋卒焉
又郭璘邢州人也初事後唐明宗漸升為軍校天福中
為奉國指揮使歷數郡刺史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
其郡璘率勵士衆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
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太保契丹主嘗謂左右
曰吾不畏一天下乃為此人抑挫垂威降契丹使通事
耿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既降為
崇美所害漢高祖即位詔贈太傅　契丹當莊宗明宗
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
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
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
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萬匹其
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于道無虛
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德光遣中書令韓熲奉冊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
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
終其世奉之甚謹 五代會要晉天福元年十一月高祖踐位以德光有援助之力歃血爲盟
結爲父子仍約歲輸絹十三萬匹割鴈門已北及幽州
所屬縣並隸番界德光又率兵送高祖于潞州繫幽州
節度使趙德鈞并其子樞密使趙延壽而迴三年二月
德光遣使子瀚勒錫里美楞來聘三年十月又遣使來
上尊號曰英武明義晉祖繼命宰臣馮道趙瑩劉昫等
齎珍幣歲時進貢不絕德光亦遣名王已下來至六年
六月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伊喇等以輕騎掠幽州
之南界高祖累遣中使齎詔開諭以契丹有助立之功
不欲負其宿約而重榮奸險肆志竟誅伊喇等馳檄天
下言契丹罪惡與襄州節度使安從進連謀不軌高祖
命杜重威率兵討之至貝州宗城縣相遇重榮之衆大
敗至七年正月二日收復鎮州斬重榮首漆之送于契
丹至其年四月高祖不豫少帝嗣立五月遣使明布來
致弔兼獻衣服鞍馬等至十月又遣使大卿已下二十

六人來聘以高祖山陵有日致祭故也　演繁露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近世周茂振使金金主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北錄云牛魚觜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卽南方鱏魚也鱏鱘同然本草既有鱘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是一種非鱘也馮道使契丹詩曰曾叨臘月牛頭賜史謂契丹眞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敲冰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眞牛頭也　高祖崩出帝卽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州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趙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

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𢊍丹而德光與晉相拒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五代會要至九年正月德光遣趙延壽趙延昭等率兵五萬入寇貝州少帝發兵屯守澶州初青州節度使楊光遠構逆謀乃繕治城隍蓄聚芻粟爲殿扈之計屬歲不稔餓殍相繼朝廷以糜帑虛竭軍用不給仍發使郡縣括借民家資財斛斗海內嗷嗷不堪其命光遠遂以重利誘德光入寇又以趙延壽等皆中原人士常有思歸之意計羣兇盜國晉祚不濟此天福在已其月德光自河間率諸部兵入犯甘陵

陷之巡檢使吳巒投井而死河北大擾少帝駐蹕澶州命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等將兵以禦之三月德光自領番兵十餘萬來攻戚城官軍拒之而退又以趙延壽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以延壽門人高融爲節度副使統步奚及燕軍數萬營于南康四月又陷德州博州其年十二月德光又率衆南下攻圍鎮州諸邑皆陷之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通鑑考異備史曰彥澤狠子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欵耶律氏請爲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沿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眞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衆踰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詭計因促監者高勳請降於虜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于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

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已至卽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

表稱臣以脩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五代會要開運二年二月前鋒至邢州鎮州節度使杜重威差人間道告急少帝欲親率大軍渡河決戰乃命鄆州節度使張從恩等將兵合諸將之師屯於邢州時德光之衆已及魏府建牙於元氏從恩等引軍而退其月又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至三月德光退杜重威等率兵攻契丹之泰州下之迴及易州爲

德光精騎所圍諸將等決力死戰德光大敗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啟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兵出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于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勑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汝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

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耶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邱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宫宫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

黄龍府癸巳入居晉宫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爲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氊裘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俯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五代會要至三年八月契丹所部瀛州刺史僞言納款少帝復命杜重威等率大軍逆降至十一月迴及鎮州之東垣渡與番相遇十二月六日遣前鋒奪橋爲番軍所敗其月十日杜重威等以軍降於德光命相州節度使張彦澤率漢騎二千先入京城至明年正月一日德光自將大軍至京北百寮素服班於野次蒲伏請罪皆命釋之尋降授少帝檢校太尉負義侯令挈其族及將相近臣等於契丹黄龍府安

置二月德光降赦文改國號大遼稱會同十年升鎮州爲中京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嘗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于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五代會要以燕王趙延壽爲大丞相中京留守又以礪爲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爲宰
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
趙延壽進軍于團栢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鎖幷礪遷
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
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
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
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笞
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契丹國志張礪磁州滏陽人也唐魏
王繼岌入蜀時爲掌書記繼岌死礪詣王府慟哭久之
潞王時爲翰林學士石敬瑭叛潞王以趙德鈞爲行營
招討礪以翰林學士爲行營判官礪隨德鈞入契丹太
宗復以爲翰林學士礪事太宗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

隱避太宗甚重之後自契丹逃歸中國爲追騎所獲太宗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太宗顧通事高彥英曰我嘗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若失之安可再得耶遂笞彥英而謝礪是年太宗會同改元參用中國人爲公卿百官以礪爲翰林承旨兼吏部尚書太宗既入大梁一時番將恣橫肆行殺戮如蕭翰麻荅耶律郎五之類縱兵殺掠尤甚礪言于太宗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太宗不從後改除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兵北歸回居恒州麻荅以鐵騎圍其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言于先帝云番人不以爲節度使又吾爲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令我處宮中汝以爲不可又譖我及解里于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掠人子女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爲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

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豈非眞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于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德

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鎭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刼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鎭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于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契丹國志蕭翰本國人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其妹復爲世宗后翰始以蕭爲姓自爾契丹后族皆稱蕭氏翰最殘忍工騎射太宗與張敬達交鋒翰等自東北起衝唐兵爲二唐兵大敗步兵死者

萬人太宗南入大梁以天時向暑難久留欲留親信一人爲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太宗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又欲盡以晉百官自隨恐搖人心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翰爲節度使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錢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北漢高祖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太宗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從益淑妃匿于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立百官留燕兵千人爲從益宿衛翰乃辭行翰至恒州以兵圍張礪之第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乃止

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

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宏鎭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契丹國志耶律郎五卽耶律忠國主族人也太祖南攻石晉郎五扈從累有戰功太祖入大梁以郎五爲鎭寧節度使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襲據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于牙城郎五聞漢平鄴杜重威嘗懼華人爲變未幾郎五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并北城去方廣千里剽掠殆盡論曰陰山異氣殺伐鍾焉運數所乘山河改色太宗德光鐵馬中原斡等諸人分麾長鶩而豨突難滿剽掠窮凶而使忠臣鬱憤恚之胸生靈塗肝腦之血不亦重可悲歟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汝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

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諡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太宗五代史安巴堅凡三子皆雄偉長曰人皇王托雲即東丹王也次曰元帥太子即德光也幼曰阿敦少君德光本名耀庫濟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唐天成初安巴堅死其母令德光權主牙帳令少子阿敦少君往渤海國代托雲托雲將立而德光素為部族所服又其母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明宗時德光遣使摩琳等三十餘人來修好又遣使為父求碑石明宗許之賜與甚厚并賜其母瓔珞錦綵自是山北安靜蕃漢不相侵擾三年德光偽改為天顯元年是歲定州王都作亂求援于契丹德光遂陷平州托諾以騎五千援都于中山招討使王晏球破之于曲陽托諾走保賊城其年七月又遣特哩袞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于要路生擒特哩袞等首領五十餘人獻于闕下明年王都平擒托諾及餘眾斬之自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嘗遣使紐赫美稜來求托諾骸骨明宗怒其詐斬之長興二年東丹王托雲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

報朝廷亦優容之長興末契丹迫雲州明宗命晉高祖爲
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面蕃漢總管清泰三年晉高祖爲
張敬達等攻圍甚急遣指揮使何福賫表乞師願爲臣
子德光白其母曰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
矣事符天意必須赴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鴈門至
晉陽即日大破敬達之衆于城下尋冊晉高祖爲大晉
皇帝約爲父子之國割幽州管內及新武雲應朔州之
地以賂之仍每歲許輸帛三十萬時幽州趙德鈞屯兵
于團柏谷遣使至慕帳求立己爲帝以石氏世襲太原
德光對使指帳前一石曰我已許石郎爲父子之盟石
爛可改矣楊光遠等殺張敬達降于契丹德光戲謂光
遠等曰汝輩大是惡漢兒不用鹽酪食却一萬匹戰馬
光遠等大慙晉高祖南行德光自送至潞州時趙德鈞
趙延壽自潞州出降于契丹德光鎖之令隨牙帳晉高
祖入洛尋遣宰相趙瑩致謝于契丹天福三年又遣宰
臣馮道左僕射劉昫等持節冊德光及其母氏徽號賫
鹵簿儀仗法服車輅于本國行禮德光大悅尋遣使奉
晉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是歲契丹改天顯十一年爲
會同元年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升幽州爲南京以趙思
温爲南京留守既而德光請晉高祖不稱臣不上表來

往緘題止用家人禮但云兒皇帝晉祖厚賚金帛以謝之晉祖奉契丹甚至歲時問遺慶弔之禮必令優厚每北使至即于別殿致敬德光每有邀請小不如意則來譴責晉祖每屈己以奉之終晉祖世略無釁隙及少帝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不先承稟擅即尊位所賚文字略去臣禮大怒形于責讓朝廷使去即加譴辱會契丹迴國使喬榮北歸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謂榮曰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乃中國自冊稱孫可矣稱臣未可中國自有十萬口橫磨劍要戰即來榮至本國具言其事德光大怒會青州楊光遠叛遣使搆之明年冬德光率諸部南下開運元年春陷祁州直抵大河少帝幸澶州以禦之其年三月德光敗于陽城棄其車帳乘一槖駝奔至幽州因怒其失律自大首領已下各杖數百惟趙延壽免焉是時契丹連歲入寇晉氏疲于奔命邊民破苦幾無寧日晉相桑維翰勸少帝求和于契丹以紓國難少帝許之乃遣使奉表稱臣卑辭首過使迴德光報曰但使桑維翰景延廣自來并割鎮定與我則可通和也朝廷知其不可乃止時契丹諸部頻年出征蕃國君臣稍厭兵革德光母嘗謂蕃漢臣寮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臥耶自古及今惟聞漢來和番不聞

蕃去和漢待伊漢兒的當迴心向我亦不惜通好也三年樂壽監軍王巒繼有客奏告言瀛鄚可取之狀十月少帝遣杜重威李守貞等率兵經畧十一月蕃將高牟翰敗晉師于瀛州之北梁漢璋死之契丹主聞晉既出兵自率諸部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自瀛州西趨常山至中渡橋敵已至矣兩軍隔滹水而砦焉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率諸軍降于契丹詳在晉少帝紀中十二日德光入鎮州大犒軍士十四日自鎮州南行中渡降軍所釋甲仗百萬計並令于鎮州收貯戰馬數萬匹長驅而北命張彥澤領二千騎先趨東京遣重威部轄降兵取邢相路前進晉少帝遣子延煦延寶奉降表于契丹並傳國寶一紐至牙帳明年春正月朔日德光至汴北文武百官迎于路是日入宮至昏復出次于赤岡五日僞制降晉少帝爲負義侯于黃龍府安置七日德光復自赤岡入居于大內分命使臣于京城及往諸道括借錢帛僞命以李崧爲西廳樞密使以馮道爲太傅以左僕射和凝及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爲宰相二月朔日德光服漢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漢朝賀僞制大赦天下改晉國爲大遼國以趙延壽爲大丞相兼政事令充樞密使兼中京留守降東京爲防禦州尋復爲宣武軍

十五日漢高祖建號于晉陽德光聞之削奪漢祖官爵是月晉州潞州並歸河東時盜賊所在羣起攻刼州郡斷澶州浮梁并丹大恐㳂河諸蕃鎮並以腹心鎮之三月朔日德光坐崇元殿行入閤之禮視漢家儀法之盛大悅以其大將蕭翰爲汴州節度使十七日德光北還發離東京宿于赤岡有大聲如雷起于牙帳之下并丹自黎陽濟河次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德光憩于其上謂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及漢地每每不快我若得歸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其語偷殆將死矣時賊帥梁暉據相州德光親率諸部以攻之四月四日屠其城而去德光聞河陽軍亂謂蕃漢臣寮曰我有三失殺上國兵士打草穀一失也天下括錢二失也不等遣節度使歸藩三失也十六日次于欒城縣殺虎林之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數日矣命部人賫酒脯禱于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時有大星落于穹廬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見之西望而唾連呼曰劉知遠滅劉知遠滅是月二十一日卒時年四十六并丹凡二十二年并丹人破其屍摘去腸胃以鹽沃之載而北去漢人目之爲帝羓焉　五代會要三月德光自京率衆北歸至四月十八日殂於欒城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四夷附錄第二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遥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

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爲燕王契丹國志東丹王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明宗初年也太祖崩于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奔太祖之喪發渤海先是突欲鎮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被十二旒冕服皆畫龍像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國自除授歲貢契丹國細布五萬疋麄布十萬疋馬一千匹太祖崩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意爭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我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稱皇帝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后不罪遣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

姓名曰李贊華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務政事明宗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爲尼贊華之歸唐乘船踰海因于海岸上立木爲碑惟書二十漢字詩云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贊華性好讀書不喜射獵初在東丹時令人賫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置書堂于醫巫閭山上扁曰望海堂潞王末年石晉內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之贊華遇害于其第石晉詔贈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石晉入中原求得李彥紳秦繼旻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丹王子兀欲兀欲後即位爲世宗葬之醫巫閭山諡讓國皇帝　五代會要晉天福元年十二月追封故東丹王李贊華爲燕王　宣和書畫譜李贊華北虜東丹王初名突欲保機之長子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爲東丹國以突欲爲東丹王避嗣主德光之逼逐遂越海抵登州而歸中國唐明宗長興元年十二月也明宗賜與甚厚仍賜姓東丹名慕華以其來自遼

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愼等州觀察使又賜姓李更名贊華始汎海歸中國載書數千卷自隨尤好畫多寫貴人酋長至抽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瓌奇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也然議者以謂馬尚豐肥筆乏壯氣其確論歟

淸異錄契丹東丹王突欲買巧石數峰目爲空青府

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鎭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鎭州管鑰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訩訩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

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耶礪等罷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于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于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故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

久礪卒兀欲爲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于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

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于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温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温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温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温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嘗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

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因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五代會要會同十年五月宣遣制以永康王烏雲襲其尊位永康王者東丹王托雲之長子也烏雲自以猶子不當嗣位且不奉祖母之命其諸部首領素畏舒嚕氏之酷法復以安巴堅死於渤海國被殺者百人今德光沒于漢地慮必獲罪加前同謀以其月二十一日領部族歸國舒嚕氏歸於石橋番中地名其衆悉降於烏雲命送舒嚕氏於安巴堅明殿以幽之安巴堅陵寢謂之明殿乃改會同十年爲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是歲八月葬德光于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契丹國志麻荅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荅先驅晉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未幾周儒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

攻鄆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入大梁以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又以爲中京留守至恒州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麻荅貪殘猾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前後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于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輿服御物曰兹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負不足乃牒馮道判史館李崧判宏文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威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來麻荅遣使督遞于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高祖遣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于邢州不克鐸請兵于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于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于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守不滿一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蕃兵衆心怨忿漢兵謀攻麻荅然畏契丹尚強猶豫未決會楊袞楊安等軍出契丹留恒州者僅八百人何福進等遂決計未幾召馮道李崧會葬太宗

漢兵突入府中焚衙門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噪于城外欲奪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再榮者拘人取財恒州謂之白麻荅虐可知矣麻荅歸世宗殺之　通鑑注宋白曰麻荅本名解里德光滅晉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刺歸梁死於汴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邱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邱而人馬傷死者大半　五代會要漢乾祐三年十一月

烏雲率騎數萬南寇陷邢州之內邱縣深州之饒陽縣 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
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軋與太
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于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
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
述律立改元應歷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
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
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
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
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 五代會要
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
好烏雲亦遣使雅古吉報命獻良馬四匹太祖復命尚

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聘至其年四月敏等迴烏雲遣使什哩獻碧玉金鍍銀裹鞍轡并馬四十匹其月太祖又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右神武將軍華光裔往使至其年九月烏雲爲部下太宰王偉王子燕王碩岳所殺舒嚕德光之子勒所部誅太宰王碩岳舒嚕自立號天順皇帝改名璟稱應歷元年顯德元年春太原劉崇將圖南寇舒嚕使蕃將楊袞率朔騎萬餘以助之三月世宗親征與崇戰於潞州高平縣之南原崇軍大敗蕃衆棄甲而遁二年三月命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等築壘於李晏口與番兵數千騎戰於安平縣之南敗之

顯德

馬令南唐書保大十二年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邱遣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泛海齎珠寶以報聘虜意吾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虜使於清風驛夜醼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益中原間之也　陸游南唐書保大十二年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契丹使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人也自是契丹遂不至　又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

百匹來齎以其價市羅紈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其詞曰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風格於四裔華夷咸若駿奔結軌粵六月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迺鴻荒以降騶步相倖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儷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旃裘左衽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納賮易日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烈于繪事傳日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網恢恢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兀欲被殺弟述律遣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

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玆蒙敦念先朝
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
取問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已遣伴送使陳植同同
止俟便風即令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螺封帛書其詞日
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
契丹九月乃有昝官吏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
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閑廄使王廷秀
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凡欲即世
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
年正月方至幽州館于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元欲
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
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
機別有寄書契丹主接置袖問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
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日使人達泛巨海而至
不期骨肉問候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
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酬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
數遣使宜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骰號子歸閑奏
骰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邱謀間晉會契丹使燕
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
行匿之豪州于是契丹頗信以為霸之死出於晉人保

大十二年遼律遣其舅來夜宴淸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荊罕儒知契丹使王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錢俄有劒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日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絶及世宗兵出淮南劾暴我罪日蠢爾淮甸敢拒大邦跋扈飛揚垂六十載幸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厚起戎心誘爲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爲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兵以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詞非能爲南唐助也 六年夏世宗北征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艘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

津關降其首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册府元龜

周李澣初仕晉爲翰林學士晉末契丹犯闕明年春隨廬帳北行虜主永康王善待之永康入國以澣華人不令隨從留住幽州供給亦厚永康爲逆軋所殺述律代立部族首領多被戮永康妻弟日蕭海眞亦謂之蟬得舍利爲幽州節度使與澣相善每與澣言及中國意深慕之澣常從以言挑之欣然遂納會定州節度使遣諜者田重霸繼往幽州偵邏軍事每令潛至澣所容諜還計澣亦致書于定帥致謝定帥表其事太祖哀澣羇離異域常有南歸之意乃令田重霸齎詔賜之兼令澣兄太子賓客濤容通家問澣得詔甚感太祖恩因重霸迴致謝日田重霸至伏蒙聖慈特須明詔降日中之文字慰天外之流離別遠宸慈俾傳家信如見骨肉倍感君親又奏陰事日昨田重霸至爲無與蕭海眞詔勅祗有兄濤家書不敢將出方欲遣田重霸却回至五月四日海眞差中門使趙琛傳語臣云昨擬差人齎絹書上南朝皇帝請發兵來兼取得姚漢英等奏狀所貴聽信其

絹文印押了未封被趙珮通事懷內遺失致下憂怕不知所爲臣既認實心遂喚趙珮通事李解里來呈與書詔當時聞于海眞極喜引臣竊謝尋喚重霸于私宅相見至五月二十六日又喚重霸于衙內一宿今月四日令趙珮將銀十兩令與重霸兼傳語與臣云我心如鐵石但令此人且迴諸事宿時說與一一已令口奏候南朝有文字來則別差人去今因奏陳皆據日前所得至于機事兵勢權謀非臣愚爲敢陳鄙欵伏乞妙延良將周詰嘉謨斷于宸衷用叶廟勝又與濤書言契丹述律事云今王驕騃唯好擊鞠耽于內寵固無四方之志觀其事勢不同已前親密貫臣尚懷異志即微弱可知不敢備奏一則煩文一則恐涉爲身計大好乘其亂弱之時計亦易和若辦得來討惟速若和亦惟速將來必不爲河東也 世宗遇疾乃置雄州于瓦橋關霸州于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邪述律後爲庖者因其醉而殺之 儒林公議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北

之地修其國之威法諸戎蓬漸為所制常得中國所賜
執錦以其精緻者藉地使牧豐汙賤之親近者或問其
故日我國他日富盛是等固當賤之其用意貪侈豈易
盈哉自石晉求援為耶律德光所立約為父子之國歲
輸絹三十萬舉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為德光壽自是
失其控壓之要縻之無全策矣廣雖時有聘問不過豐
貂大脂頤駿數四而巳其國日渤海女眞室韋達鞓
奚霽之類皆奉之其民僄驚善闕堪艱苦但衆寡不倴
故為所制耳梁及後唐時尚有來貢者自是沮問逼于
彊力晉高祖時桑維翰疏云契丹自數年來最為強盛
侵伐鄰國呑滅諸蕃輸謂也每與兵援求則傳一矢
為信諸國皆震懼犇薀是後每戰必塞校無喧專
顧指命統帥之下各會無期者戰旗衛遇則夜或
鳴鉦或吹蠡角或為有部晝則望幟卷而則至
明不遺一旗之至禽鳥之陳聲各部隊撒去而什
伍助前後急軍令峻常以什伍相分一人趨敵則又
山後郡縣俗不相赴援則盡誅之故其人能死戰而
資其用其俗情篤實高上武士士農工商四者供備以
其民雖主雖遷徙出入非廬不居然有垣壘宮室矣
運中德光瘵隳寒冽非旃毳不禦然有衣服染績矣自開
中德光亂華盡得古朝祭實圖書服器工巧事多慕

擬中國久而益盛矣始石晉時關南山後初莅虜民既不樂附又爲虜所侵侮日久企思中國聲教常若偷息苟生周世宗止平關南功不克就歲月既久漢民宿齒盡逝新少者漸便習不怪然居常右虜下漢其間士人及有識者亦嘗悵然無可奈何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歷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于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怠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

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彼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

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
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
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
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
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
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
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
平地氣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
至湯城淀地氣最温契丹若大寒則就温于此其水泉
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

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州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

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行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囚遞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鏁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

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眞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草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

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戞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葯盧河夏秋氷厚二尺春冬氷徹底常燒器銷氷乃得飲東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

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䵣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每走十數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麨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

牛蹄國以北行二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温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爲陷虜記云原注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攷正惟嘗見于中國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祖冊文云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爲天顯元

年按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賜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爲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爲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攷也附錄所載夷狄年號多畧不書葢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